

※注意：請於試卷上「非選擇題作答區」標明題號並依序作答。

一、歷史家往往透過敘述故事的方式表達他對歷史事件的認知，同一事件，由於敘述觀點不同，故事的內容也隨之有所不同。此如大家可能熟知的「馮諼客孟嘗君」故事，除了《戰國策》，尚有《史記》的敘事版本。下述引文是兩個版本開頭關於馮諼「彈劍而歌」的情節，可見兩者自始即有不同。請說明：

(一) 兩者敘述馮諼、孟嘗君之互動過程的主要差異為何？影響所及，兩者呈現的人物形象、情節意旨有什麼不同？(30分)

(二)《戰國策》敘及馮諼「乘其車，揭其劍，過其友」之舉，《史記》敘及孟嘗君最終顯露「不悅」的反應，如何理解這兩項內容的意義？(20分)

齊人有馮諼者，貧乏不能自存，使人屬孟嘗君，願寄食門下。孟嘗君曰：「客何好？」曰：「客無好也。」曰：「客何能？」曰：「客無能也。」孟嘗君笑而受之，曰：「諾。」左右以君賤之也，食以草具。居有頃，倚柱彈其劍，歌曰：「長鋏歸來乎！食無魚。」左右以告。孟嘗君曰：「食之，比門下之客。」居有頃，復彈其鋏，歌曰：「長鋏歸來乎！出無車。」左右皆笑之，以告。孟嘗君曰：「為之駕，比門下之車客。」於是乘其車，揭其劍，過其友，曰：「孟嘗君客我。」後有頃，復彈其劍鋏，歌曰：「長鋏歸來乎！無以為家。」左右皆惡之，以為貪而不知足。孟嘗君問：「馮公有親乎？」對曰：「有老母。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，無使乏。於是馮諼不復歌。(《戰國策·齊策》)

初，馮驩(諼)聞孟嘗君好客，躡蹻而見之(躡蹻，足踏草鞋)。孟嘗君曰：「先生遠辱，何以教文也？」馮驩曰：「聞君好士，以貧，身歸於君。」孟嘗君置傳舍。十日，孟嘗君問傳舍長，曰：「客何所為？」答曰：「馮先生甚貧，猶有一劍耳，又蒯緱，彈其劍而歌，曰：『長鋏歸來乎，食無魚！』」孟嘗君遷之幸舍，食有魚矣。五日，又問傳舍長。答曰：「客復彈劍而歌，曰：『長鋏歸來乎，出無輿！』」孟嘗君遷之代舍，出入乘輿車矣。五日，孟嘗君復問傳舍長。舍長答曰：「先生又嘗彈劍而歌，曰：『長鋏歸來乎，無以為家！』」孟嘗君不悅。(《史記·孟嘗君列傳》)

二、以下資料說明了「觀看」的複雜意涵，不論是美學評價、道德反應，乃至於攝影與帝國殖民主義的共謀，都說明「觀看」不僅是視覺活動，也與主觀意志、社會結構相互聯繫。請先仔細閱讀兩則資料，再依序回答其後兩個問題：

資料一：照片中的事物往往—或感覺上往往—「更好」看。所以照片的功能之一是改善我們平日所見的事象。（因此，一張照片若沒比真人實物好看，人往往感到失望。）美化是攝影機的經典功能，但很容易漂淡我們對圖中事物的道德反應。而醜化，把事物最糟糕的面貌披露，卻有一個更現代化的功用：教化人心，邀請觀者做出反應。因為攝影如要控訴或甚至改變行為，就必須震撼觀者。—蘇珊·桑塔格：《旁觀他人之痛苦》

資料二：每個野地攝影家的裝備裡，都有火藥的雛型，他們警覺周遭的草動風吹，他們用光和相機捕捉陌生的野地與陌生的生物，彷彿正在進行著一種殺伐旅（safari）。攝影的殺伐旅通常並未真正執行殺戮（也許有人會說，相機的製造或相片的生產，乃至於相片所引發的開發，背後總有對野地的殺戮存在，這我也同意），但就像當時隨著海權擴張帶著相機來到亞洲、南美洲、非洲的傳教士與人類學家一樣，相機的殺伐旅一方面在「發現」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帝國主義運用各種方式對「未被發現的世界」進行一種組織、整理，從而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，並且確認「觀察者與被觀察者」地位的一種手段。—吳明益：《浮光》

（一）請說明兩則資料的作者，如何運用對立或矛盾的說法建構對於「觀看」的觀點。（25分）

（二）觀看是所有學科建構知識的基礎，不論是科學研究或人文學科皆然。請根據自身所屬科系的特性，申論「觀察現象」如何成為你們所屬學科的知識基礎？申論過程中，須引述或回應上面兩則資料。（25分）